



蔡天新

蔡天新，浙江台州人，曾是少年班大学生，24岁获山东大学理学博士学位。现为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同时是一位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师。至今已出版诗集、随笔集、游记、传记、摄影集和学术著作20多部，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，并有英、西、法、韩等8个语种的10多部外版著作，近作有诗集《美好的午餐》，随笔集《数学传奇》，游记《里约的诱惑——回忆拉丁美洲》，摄影集《从看见到发现》，主编《冥想之诗》《漫游之诗》等。

蔡天新在上大学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，如今足迹已遍及全国每个省市和100多个国家，先后30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文学节，纽约、巴黎、剑桥、旧金山、法兰克福、墨西哥城、利马、内罗毕等都举办过他的诗歌朗诵会，近年来他在深圳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、休斯顿等地多次举办摄影展。2013年，获贝鲁特诗歌奖。2015年，入选首届杭州十大创新人物。



《美国：天上飞机在飞》



《美好的午餐》

蔡天新 一位漫游者的毕达哥拉斯和缪斯

【陈陌VS蔡天新】

“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，而诗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”

陈：“一位漫游者的毕达哥拉斯和缪斯”，关于这次采访，这是首先跳进我脑海的一个题目。数学、诗、游历，是你最广为人知的三个特征，这三者在你身上发生的化学作用，想听一听你自己的表述。

蔡：我曾经说过，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，而诗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。这两个词如今算是比较冷僻的了，而游历或远方则越来越热。对我来说，数学与诗在远方相互连接。

陈：如果把“数学”、“诗”、“游历”这三个词，编入一道数学等式里，我好奇你会用什么样的数学运算符号，让它们构成一个方程式？

蔡：与其用一个代数方程式，不如用几何学来说明。如所周知，在常见的几何图形中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，而四边形包括平行四边形只是看起来对称规范，实则最容易变形甚至崩溃。

陈：作为少年班大学生，你起步非同寻常，能向读者解释一下你的数学研究领域和主要成果吗？

蔡：虽然起步算早，我却是大器晚成。早些年的研究按部就班，就是跟着别人走，做人家的课题、改进人家的结果。45岁以后突然长进了，例如，我把加法数论和乘法数论结合起来，而以前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分支。那样一来，就把诸如完美数问题、费马大定理、华林问题、哥德巴赫猜想、孪生素数猜想等经典问题做了推广和提升，被德国同行称为“阴阳方程”，我将它们写进即将由世界著名的World Scientific出版社出版的著作The Book of Numbers，期待能够吸引国内外同行尤其是大家对它发生兴趣。

陈：在你生命的重要时刻，什么人、什么事或什么书，对你构成了重要影响？

蔡：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，他来到杭州。这开启了我了解世界的窗口，那会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着，“打倒美帝国主义！”

陈：你涉猎多方，笔耕不辍，2016年也是你的出版大年，虽然每本书都是心血，但你最想向读者推荐自己的著作TOP5是？为什么这么选？

蔡：这个选择很难。我的写作大致分三部分。一类是数学，数学文化三部曲《数字与玫瑰》《数学与人类文明》《数学传奇》，均是由其他社出版后转移到商务印书馆；兼有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的《数之书》，无论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做得非常漂亮。二类是文学，个人诗集我想每个洲都可以编出一本，目前只出来写于美洲的《美好的午餐》，而译成外文版的诗集数量逐年增加，其中英文版和西班牙语版诗集可望拥有第二本和第三本；我主编的诗选集也有五册了，三联书店的《现代诗100首》系列和人文社的《冥想之诗》和《漫游之诗》；散文有童年回忆录《小回忆》和批评集《在耳朵的悬崖上》。三类是游记，《欧洲人文地图》之后正在写《美洲人文地图》，按国家或地区的游记已有四部，《英国，没有老虎的国家》、《德国，来历不明的才智》、《美国，天上飞机在飞》和《里约的诱惑——回忆拉丁美洲》，还有摄影集《从看见到发现》。只是，我的游记更多是把旅行作为一种写作线索。

“对话可以增强理解力，但是孤独却是天才的摇篮”

陈：在你写诗的历程中，有没有哪一年是你的写诗大年？那是怎样一种情形？是什么激发了你？

蔡：当然有，1993年初到美国那一年，2007年作客瑞士笔会那一月，基本上每天都有，新

奇和移动的风景激发了我。

陈：你的诗作中，明显的特征是，异国他乡的雪鸿泥爪诉诸笔端占了绝大篇幅，那是刻意为之，还是兴之所至？你愿意和大家分享其中某几首作品写作的当时当地的情形吗？

蔡：三十岁以前，我写诗基本上是关在屋子里，那时最爱超现实主义，现在仍受它的影响。三十岁以后，我每次游历之后，或转换到另一个地方游历时，会是写作的高峰期，我会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事情，有时是即兴的。例如，2007年夏天，我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，在一间电话亭旁回忆起一年前故世的母亲，写了一首诗《门》。

又如1993年冬天，我初次出国，在加利福尼亚第一次下高速公路，那份新鲜和刺激难以用平常的语言描述，产生了诗意的形象，写了一首《关于鱼的诗》，它讲述了一首现代诗的诞生过程。

陈：你参加过很多国家的诗歌节，那是你游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你认为什么样的诗歌节是有价值的，什么又是无意义的？在诗歌节上发生过什么值得记录和汲取的事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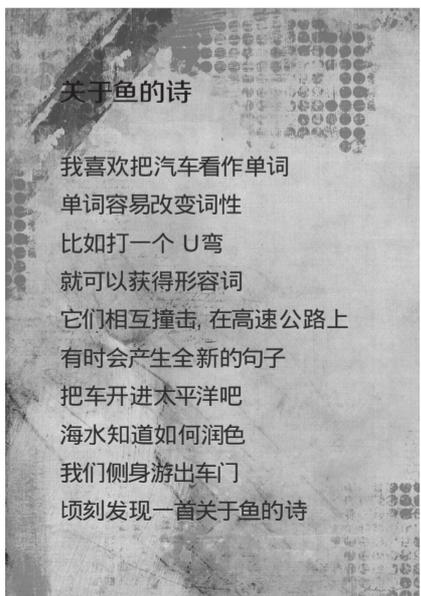
蔡：我觉得诗歌节最重要的是交流，她需要有听众，不能只是诗人们自己在听；诗人之间必须有好的交流。其次，应该产生激情，写出诗歌或回忆的散文。如果只是拍些合影照，发发微博和微信，那就浪费了主办方的钱财。另外，我的诗歌译者大多是在诗歌节期间遇见的，他（她）或许不懂汉语，但都是诗人。

陈：诗人是人群中的小众，也可能是内部最分裂的小众，你怎么看待诗人的“独”与“群”？

蔡：当今中国诗人有许多小团体，这可能会获得一些利益，但我未听说李白、杜甫当年与哪几个诗人抱成一团。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·吉本说过，“对话可以增强理解力，但是孤独却是天才的摇篮。”无论瓦尔特·惠特曼，还是艾米丽·迪金森，他们都是孤独的天才。



《坐着的女子》 蔡天新摄于利马



关于鱼的诗

我喜欢把汽车看作单词
单词容易改变词性
比如打一个U弯
就可以获得形容词
它们相互撞击，在高速公路上
有时会产生全新的句子
把车开进太平洋吧
海水知道如何润色
我们侧身游出车门
顷刻发现一首关于鱼的诗